

从零开始的那个年代

● 金书铭（压01班）

光头，对于个人来说，除了展示个性和代表一种戒律外，其他的目的应该都不会主动去做的。我们大学时代，却偏偏在一夜间，班里一下子出现十二个剃光头的，自然也牵出很多故事和回忆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1980年，来自祖国各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走进清华园。作为八十年代新一辈，那个年代未曾感觉到有什么新，可以说没有什么个人的理想、规划，甚至对自己的机械系和专业都是一无所知。同学们多数都是第一次离开家，离开父母，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。没有丝毫社会经验地进了清华园，一切从零开始。

八零年入学，自然冠以零字班，进入机械系压零一班。这个当时很不经意的一个班号，成为后来我们冠以一生的恒定标签。

我们班是和尚班，为我们大学生活又添加一个零。“没女班”，说出来让人羡慕，读出来才恍然大悟。我们班很多人在清华五年下来，很少能有光顾女生宿舍的机会，那时如果能有个女同学到访宿舍，永远是上头条的新闻和传的最远的“绯闻”。甚至到了今天，被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宿舍里这样的趣闻轶事，这是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抹不掉的印记和缺憾。

尽管我们班没有顶级的体育高手，但因为都是男生，所以体育活动成为最有凝聚力的事情。大家自娱自乐自恋自爱着，宿舍、教室、操场三点固定的轨迹伴随着我们每天的生活，普及和参与最多的当属踢足球。当然，踢球也是我们班最拿得出手的项目。每天下午下课后，几个铁杆主力都会召集大家去操场踢球。

那个时候，我是班长。五月的一天，被系里学生组组长张（志强）老师找去，一见面就劈头盖脸

地说：“快去了解一下，你们班在东大操场因为踢球强占场地，被无线电系低年级的同学打了，人家告到系里啦。”我说，“每天操场那么多人踢球，怎么一有冲突就认定是我们压零一班的？”张老师微微低着头瞪着有棱角的小眼睛说：“还用认定什么？人家说了，被一群光头给打啦，还能是谁？”

一群光头？这应该是压零一同学最值得回味的东西，说来话长……

83年的五一放假过后，我刚从家返校回到宿舍。那时候和今天不同，没有什么长假，没有周末，每周六个工作日。同学们两天不见就算是久别了。晚饭后，北京的同学陆续回来。隔壁的宋铁兵来到我们宿舍，大家突然发现，他剃了个光头，十分耀眼。当时，在清华园里剃光头还是很稀缺的事情。铁兵说：很多年没有剃光头了，五一回家理发，索性彻底一下。躺着上铺看书的老董（董国斌）一下子坐起来，眼睛放光地说：“噢，我也一直没敢这样，我也剃个光头吧”。

我们宿舍的宋德军是我们班的一级理发师，好像还有于立强等算二级吧（压零一自定义职称）。老董对德军说：来，剃个光头。德军在班上永远都是做得多、说的少。啥也没说，已经把家伙事儿准备完毕，开工了。在一边的张鹰弱弱地说：再有几个人剃光头多好，我也想剃光头。我问：凑几个人你就剃光头？张鹰说：咱们宿舍都推光头吧。一旁的陈勇马上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小声吼道：“我可不能剃！”这时，我对张鹰说：你就排到第五个吧，我再问问别人。张鹰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想，再找几个应该不难。那时候不知为何，感觉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

我开始游说了（现在应该叫路演），来到对面宿舍，很快就满足了张鹰的要求，完成了第三和第

四剃光头的。理发师德军那里已经开始排队预约了。这时候，有个同学说，要是还有人剃光头，我就排第八个。哈哈，新课题，升级版！我马上答应再凑几个人。多好的主意呀！

下晚自习的同学陆续回来，看到我们屋在一个个剃光头，都感到新奇、开心。这时，班里张沅进来笑着问我：“这是在干嘛？”我说了前后过程。张沅说：凑够八个人了吗？“还没有，挺难的。”我答道。张沅说：八个人多没意思啊，你要是能凑个球队，我就是那第十一人！那个时候，他已经是我们系学生会副主席了，难以置信他说这样的话。也许他太小看我了。但他这一句话，就像跌停股票的上市公司有大利好消息发布一样，马上我就来电了，扭身冲进别的宿舍，开始新一轮“路演”。

剃光头吧？你要是剃光头，张沅排第十一个，就有可能。

现在已经五个人剃完光头，第八个和第十个已经确定，第十一是张沅，第六，第七和第九你选哪个号？

这是我说的最多的两句话。大家都问：张沅会剃光头？

班里的小字辈阿龙（王顺龙）刚回宿舍，听我说完以后，同样问道：张沅？他能剃光头？那我排他后面。又在鄙视我的动员能力，本来我是想动员他填上前面空，一再动员无果，面对这个狡猾的阿龙只好认怂。去找最后三个位置，第六，第七和第九。否则，前功尽弃。张沅和阿龙这会儿以为是高枕无忧。

在搞定了第九个和第七之后（大家都先确认后面的位置），这样第六个是最后成败关键。

继续挖掘。我找到了当时在学校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尚福岭，劝说道，最后的关键，只要有了第六，这十二个光头就会出现在压零一啦。我按捺着兴奋在动员着尚福岭同学：播音只是

用声音，光头不影响效果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后，我终于说服了尚福岭，光头串圆满贯通。

那个时候，最痛苦的当然是张沅和阿龙啦，最满意的当然是我。

有人会问，为何我没有剃光头？我那时受父母监管很紧，没有勇气和胆量迈出这步。以后也再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剃个光头，至今仍然只是个想法而已。今天看到光头们的灿烂照片，想起我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同学，想起那时我们光头班的兄弟情义和共同的荣耀，温暖、怀旧、感恩，回味无穷。

我们十二个光头同学是：下面第一排左：王顺龙，徐井宏，张元泽，尚福岭，中间一排左：高峰，张鹰，杜彬，王岩，上面一排左：董国彬，徐峰，宋铁兵，张沅。（见照片）

第二天，有人提议留个纪念，这些光头们一起去五道口照相馆照了这张集体照，留下不经意却很值得纪念的珍贵照片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张照片只是被暗自留存着，总是觉得难以展露于大雅之堂。细看这张照片，时间地点人物，一目了然，是张充满色彩的眉清目秀的帅哥们的黑白照片。更巧合的是：最上面一排，面目略带狰狞；中间一排，面孔笼罩肃穆；下面一排，面容显露祥和。一个尘封很久的好作品，俗不失高雅，丑不减时尚。

井宏同学还为光头照片写上了无字的题字：



剃了光头的男生集体合影



初次野外露营

《……？！8355》，现在看来究竟寓意是什么，已经记不清井宏当时的描述了。几十年后，回味这几个符号的那时和现在都是什么滋味？何种心情？各说不一。

无言无语谁知意？有感有情同学心。可谓深不可测。

光头是剃完了，过了高兴劲后，渐渐感到了压力的到来，毕竟我们是在校园里。

记得第二天早上第一节课是机械原理，是刚毕业不久的女老师给我们上课。老师的名字记不清了，但她清秀的、总是挂着微笑的容貌还隐隐浮现在记忆里。老师来的比较早，在黑板上写些什么上课提纲（算是那时候的PPT吧）。她背对着我们、注意力很集中地在黑板上写着，一回头，看见几个光头坐在一起。她先是愣了一下，这时又一个光头走了进来，朝着那一堆光头走过去坐下。她一下笑出声来，说了声：怎么这么多光头？就笑得说不出话了。笑的那些光头们低下头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之后，每到一处，必然被注目围观。

中午的时候，我们班主任郭和德老师就来到宿舍，把我找到学生组的小屋，问光头的事情是怎样缘由。我只是简单说大家一起哄就剃了光头，快到

夏天了。郭老师很焦虑地问我，是不是同学们有什么情绪？或出了什么事情？我说这个事情我知道，没有这么严重。但老师还是不全信我说的，最后还是忧心忡忡地离去。下午，我们辅导员同样的约谈，同样的内容。其实就是现在想起，也说不清哪种根源导致我们这样。但作为班主任，面对一夜之间出现十二个光头，确实心里会七上八下的。过来几十年后，我很理解郭老师那时的忧虑心情。

又过了没几天，操场因为占地踢球，有些小摩擦，最后动起拳脚。我们轰走了另外的同学（后来知道是无线电的新入学同学）。一群光头去打架，铁证如山，比现在的摄像头还好使。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光头们操场打架事件。

那个年代，我们光头班无忧无虑的思想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、无欲无求的心态、无牵无挂的情怀，让这些不很光亮的光头无意间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当然，回想那个时候，在食堂、在教室、在操场上，常常会见到这样一群光头们。那就是压零一的一个符号，一道风景，一个特征，一个表达。我们至今仍然留恋那个年代，留恋我们那时只有模糊的理想而没有思想的一群同学少年，留恋我们一起从零开始的地方。⁸⁰